



难忘时刻

听评书过暑假

李成林

上世纪80年代初,评书特别火爆,村上有一户人家有收音机,我每天就到那儿去听评书。虽然主人也很热情,但去的时候要走不少的路,并且到了后人多没地方坐。于是,我就求父亲也买台收音机,他拒绝了,为此我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。

有一年夏天,中考成绩揭晓,我以第5名的成绩考上了高中,全村只有我一个人,父亲高兴坏了,第二天就到商店把收音机买了回来。我把它拿到手里,看了又看,满脸乐开了花,它只有小学生的课本那样大,银灰色的,上面还有根天线。晚上8点钟,我一拧开关,里面传来了刘兰芳那逼真形象的讲述,是古典小说《岳飞传》:“上回书说到岳雷被困在山中,来了个小将军……”

能在家听评书了,我变得勤快了,天天不用父亲催,就自觉到山上去拔猪草。白天父母去地里割麦子,我便学着做饭。

一天吃过了晚饭,天气闷热,热得人流汗了,我们一家人坐在院子里纳凉。此时碧空

星光闪烁,微风轻拂,隐约听到远处河水哗哗声。母亲抱来一捆大豆,我打开收音机,大家边听边摘豆子,这天的评书很精彩,是关于“岳云锤震银禅子,八大锤会战金禅子”一段。由于听得入迷了,我把摘下的豆角全扔到了筐子外面,惹得大家一阵大笑。

家里有一块瓜地,父亲有时太累,晚上就让我去照看。每次去的时候,我都要带上收音机,吃着红瓤西瓜,听着喜欢的评书,睡在瓜棚里也不觉得寂寞。

家门口有棵大柳树,枝干粗大,有的枝条伸到了屋顶。中午我顺着梯子爬了上去,柳树枝繁叶茂挡住了阳光,我坐在那儿听评书,感到惬意极了,母亲有些生气了:“哪儿不能听?干嘛要上那么高?你小心点!”

除了《岳飞传》,我还听袁阔成的《三国演义》,开学了,班上举办阅读交流,我讲听过的评书,赢得了同学们的一致称赞。

那个夏天,由于有评书相伴,我每一天的日子过得充实而有意义。



乡土记忆

尝新麦

曹雪柏

夏至一过,新麦登场,家乡有尝新麦的习俗。

六月里,从黄土梁上的麦子泛出杏黄色开始,家乡的忙月也就开始了。磨镰霍霍,割麦碾场,晾晒入仓,农家个个都是侍弄庄稼的高手,样样工序都在紧锣密鼓中进行着。

农人总会赶在第一时间,男人拉着架子车把新登场的麦子,送进磨坊,看着磨粉机里流出白花花的新麦面,女人才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随之,各种风味的新麦面美食便被端上了餐桌。父母永远牵挂的是儿女,一个电话,一句口信,召唤着在外的儿女回家尝新麦。母亲的厨艺,在儿女心中永远都是最好的。手擀面是农家餐桌上的主角。和面、揉面、擀面、切面……一道一道的工序,年迈的母亲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锅底的柴火噼里啪啦地响着,待切好的面条在开水锅里几翻,捞进碗里,浇上油盐酱醋、油泼辣子等各种佐料,放上事先炒好的“丁丁菜”,这时口水早已在嘴里打转了。新麦面擀的面筋道、爽滑,无论凉拌,浇汤,还是连锅煮,都会令人百吃不厌。

麦仁熬粥是新麦的另一种吃法。新麦去皮,在文火的熬煮下,麦子的清香被充分激发。炎炎夏日,下地归来,喝一碗清凉的麦仁粥,健胃启脾,养神

益肾,除热止渴,令人心旷神怡,夏日的燥热荡然无存,麦仁粥就是农家的一味养生汤。

常记得祖母在世时,新麦上场,总会熬上一大锅麦仁粥,让左邻右舍都来品尝,老人家广结善缘,有求必应,即使村子里来了乞讨的,也会给舀上一大碗。

新麦上场,邻里之间互送馒头、麦仁、手擀面,这是村子里多年传承的习俗。你送我几个馒头,我回赠几个饼子。一方面是庆贺丰收,展示主人家的手艺,更主要的是邻里关系再次得到了巩固,曾经的磕磕碰碰也得到了化解,良好的村风村俗得以发扬与传承。

新麦入仓,农家暂时也就消闲了。新媳妇在这个时候,总要回娘家,转娘家。新面馒头、油饼、麦仁是去时必不可少的农家礼,娘家也会回赠新麦面美食,算是回礼。相互寒暄中询问今年的粮食收成,美好的日子就在这亲切的问候、惦记中流淌。

农家夏收之际,农人总把是否尝了新麦作为衡量主人家股勤的标准,谁家能早早吃上新麦面,预示着这家人勤劳,日子红火。农人见了面,总爱寒暄几句:今年新麦吃了吗?一句句朴实的问候,蕴含着农家人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和祝福。



往事钩沉

学军记

李栓林

一个静谧的夏夜,我在小书房里整理着旧书籍。忽然,从一本书中翻出一张黑白照片,那是我们全班学军时的合影!照片中,人人身着军装,个个精神抖擞。背后,是一排苍翠挺拔、枝繁叶茂的北方钻天杨。记忆之舟闪电般驶入40多年前的难忘岁月……

1975年明媚的春天,我们山西财经学院74届的工农兵学员们,告别了校园,来到了革命老区繁峙县驻军某部学军。从此,在沸腾的军营里,我们度过了一个月令人难忘的“军旅生涯”。

每天清晨,当东方晨熹初露,小鸟吟唱的时候,雄浑嘹亮的军号声,激荡在寂静的军营上空,传向了遥远的四面八方。短短几分钟后,我们身着绿军装,齐刷刷地站在了宽阔的大操场上。紧张有序的报数后,踏着排长洪亮的番号声,我们在大操场上转圈跑了起来,五六支队伍恰似五六条威武的长龙。踏踏踏,那铿锵有力、节奏鲜明的跑步声,如春雷滚滚,似江河奔腾。

吃罢早饭,小憩一会儿,我们马上投入到了井然有序的训练中。立正、稍息、齐步走、正步走、握枪、举枪、卧倒……你感到非常简单,其实不然。就拿正步走来说,甩臂、抬腿、迈步,每个动作必须达标。有时,一个动作要练很长时间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十多天艰苦的军训,我们都有了令人欣喜的收

获!当我们身着军装,扛着钢枪,迈着大步,唱着军歌,精神抖擞地走出军营的时候,附近的乡亲们,满怀敬意地望着我们。此刻,一股自豪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,因为,我也成了威武之师中的其中一员。

一天黎明,“战士们”还在酣睡中畅游。四川籍的“小个子”刘班长进屋大声喊到:紧急集合!大家赶快起床!我们一骨碌从大通铺上翻起,你看那个紧张劲儿,喘着气穿衣服叠被子。那个忙碌劲,有的“战士”逮住衣服就穿,由于没有理顺,胳膊伸不展,两腿蹬不直,“嗨”地使劲蹬着,有的穿上别人的衣服,害得本人到处乱找,哇哇直叫。

短短几分钟,大家排队站在操场上。刘班长让大家互相检点一下。这一看不要紧,让大家笑出了声。不少“战士”军帽歪戴着,有的扣错了扣子,军装长一截,短一截。有的军装皱得如八十老翁的脸,有的军被带几乎耷拉到地面……

学军中,最让人重视的是打靶。我们列队去了靶场,魏指导员简要讲了要领:缺口、准心、靶子三点成一线。我班同学闫巨元、孙云平,枪枪十环,被大家赞为“神枪手”。

短暂的一个月军营生活很快结束了。分别时,部队官兵们和我们紧紧握手,依依惜别。



岁月留痕

打格裙

杨琳

打格裙是过去乡下妇女暑期最常干的一种活儿。在那个物质匮乏、吃穿短缺的年月里,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候,也正是人们打格裙的最佳时期。在这时候,勤劳的农村妇女只有准备足够的格裙,日后才能为一家人做单鞋、棉鞋以及鞋底要铺的鞋垫。

伏天里,农村妇女纷纷把家人穿得实在无法再穿的旧衣物、烂单子等拆开,洗净晒干。然后,挑上一个太阳火红的日子,准备一盆糗糊,在地上铺一张苇席或者卸下自家的门扇,将这些干净的布片,一片一片抹上糗糊,一层一层平平展展地粘贴在一起。再根据做鞋底的薄厚,贴上三至五层即可。抹完后,将贴着格裙的席子或门扇,放到通风底下,暴晒至七八成干。随后,再挪至阴凉处让它干透。

有的妇女爱齐整,平日里就备有自己家人鞋码尺寸的鞋样,待格裙干透后,有了空闲就可以根据鞋样,将整片的格裙裁剪好,并用笔做出标记,一个人的放一沓,摞在一起,以备将来做鞋时使用。

那个时候,人们日常穿戴的衣物及床上用品,多为纯棉质地。因此,用它们抹格裙做成的鞋子或鞋垫,穿在脚上,既透气又舒适。

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,科技的进步,制鞋业更是日新月异,各种材质、颜色和款式的鞋子纷纷上市,成品鞋逐渐取代了手工鞋。加之,手工做鞋费工时,被人们称为“千层底”的“功夫鞋”就逐渐消失了。现在,到了炎热的夏天,在乡下已经很少看到妇女打格裙的情景了。打格裙,成为许多人的一种记忆。



古城旧事

养兔子

梁建军

上中学时,我回老家度暑假,看到姐姐养了一窝兔子,温顺可爱。暑假结束后,就向姐姐要了两只小兔子,一只青紫蓝,一只灰兔子。

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给兔子做个窝。当时住在平房里,还有个后院,我们就把兔子窝选在院子的角落里。在地上向下挖了两个2尺来深的坑,2尺见方,一个做“客厅”,白天活动;一个做“卧室”,晚上休息,中间有一条1米多长的“走廊”。挖好后,两边的方坑和中间的通道都要用砖砌起来,以防兔子打洞跑掉,再把土填回去。前后窝口和要做高些,防止雨水淹没。最后找两块方砖,做窝的盖子,方砖上钻个眼,铁丝做个拉手。

兔子食性比较杂,菜叶子、萝卜、树叶和一些草都吃。当时学校每天下午4点多就下课了,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兔子找吃的。拿一个布包,去菜市场捡拾白菜、油菜叶子,遇上扔出来摔坏的胡萝卜、白萝卜都要,拾上一包能吃两三天。有时上学晚了,就会到路边钩一些槐树、杨树叶子,给兔子充饥。到了星期天,我们还会给兔子改善生活,到田野里挖一些甜苣、苦苣、蒲公英等兔子喜欢吃的野菜。冬天里,兔子就主要靠我们秋天晒下的干菜叶、树叶度日了。能吃到些菜帮子、胡萝卜算是改善生活。

兔子还要通风顺太阳,我们就找来铁丝网网在窝口上,让兔子白天通风,晒太阳。到了深秋,院里的庄稼都收获了,兔子还可以在院里跑一跑,撒个欢。兔子也喜欢干净、干燥,每隔几天就需给它清理一次窝,吃剩的菜叶树叶和粪便清理出来,打扫干净,而后再垫上细灰渣。

兔子长得很快,到了第二年就怀孕了。母兔快生崽时,要叼草做窝,我们就给它一些干草棉花之类的,让它叼到“卧室”做窝,母兔还把自己腹部的毛薅下来,垫在窝里。母兔一窝下了四五只,刚生下的小兔子浑身没毛,闭着眼睛,靠母兔的乳汁养育。这时就要给母兔子吃些好的,喂它一些剩下的窝头,或到附近的豆制品厂里捡一些碎豆腐、豆渣一类的回来喂兔子。小兔子很快睁开了眼,长了毛,有灰的、黑的、赭红色的。

后来,学校逐步步入正轨,课业也紧张了,小兔子也长得和它的父母一样大了,一只有三四斤,养兔子也成了负担。听说狄村供销社收兔子,我们就起了个早,忍痛把兔子装在一个笼子里,早早到那里排队,到了中午才把兔子卖掉。